

顧北七律淺註

趙翼 ● 原詩

王起孙 ● 著

王迎建 ● 点校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顧北七律淺註

趙翼 ◎原詩

王起孙 ◎著

王迎建 ◎点校

無錫江皋
顧孟潔敬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瓯北七律浅注:全7卷 / 王起孙著;王迎建点校
· —苏州 : 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15.1
ISBN 978-7-5672-1133-9

I. ①瓯… II. ①王… ②王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中国—清代②《瓯北集》—注释 IV. ①I222.7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12115 号

瓯北七律浅注 (卷三)

原诗 赵翼
著者 王起孙
点校 王迎建
责任编辑 倪浩文
装帧设计 刘俊
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
出版人 张建初
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
邮编 215006
电话 0512-65225020 65222617(传真)
网址 <http://www.sudapress.com>
印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80 mm×1 230 mm 1/32
印张 29(全七卷)
插页 16
字数 940 千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672-1133-9
定价 158.00 元(全七卷)



原稿卷三封面

歐北七律漫話卷三

梁武王集

東陽王起稿

一歸田印事
臨北歸田時年四十六執作工
王大父本
至辰也見趙惟三醉集序歌於岩
紫麻近脩綠楊亭如醉尚居西千餘里人
首風唐此
後還深昔歸去未辟
若憶還來持白髮立坐共詩已繁
易識取而知還
三官途盡處是青山此用其意而抑詞外取歐陽歐陽
修學莎翁平蓋署門漢散無役刺史
之不外傳本史公
嘉慶至春山
執列賓客十倍坐數則否況深人乎
不外傳本史公
情一窓乃不復雙一竇
而博所見汲鄭亦

原稿卷三正文首页

1. 归田即事 瓯北归田时年四十六，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也。见赵怀玉《瓯北诗集序》。

柴扉近俯绿杨湾，初归尚居西干故里，未几，移郡城顾塘，故言乡景。柴扉，犹柴门，以木栅为栏之。谓回家气象。**回首风尘此倦还**。陶潜《归去来辞》：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”**老境逼来将白发**，孟浩然诗：“白发催年老。”此倒用之。**宦途尽处是青山**。王维诗：“君言不得意，归卧南山陲。”此用其意，而布词则依欧阳修。欧阳修《踏莎行》：“平芜尽处是青山，行人更在青山外。”**署门客散无投刺**，《史记·汲、郑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夫以汲、郑之贤，有势则宾客十倍，无势则否，况众人乎！下邦翟公有言，始翟公为廷尉，宾客阗门；及废，门外可设雀罗。翟公复为廷尉，宾客欲往，翟公乃大署其门曰：‘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。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’汲、郑亦云，悲夫！”投刺，参见卷一 12“名刺”注。**退院僧高自掩关**。僧人掌管庙院诸务者为住持僧；卸却住持，不理事务者为退院僧。此以僧之退院自比也。宋高翥《常熟县破山寺》诗：“鸟道秋迷迹，禅房昼掩关。”**只有梦魂难恝处**，恝，音戛，《说文解字》作忿，忽也。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恝。”世谓不理会曰“恝置”、淡忘曰“恝然”，皆忽义。**君恩犹未削朝班**。张舟评：千古名句。瓯北时虽归田，而仍为奉旨引见中人也，故云。然此处不夸张归田，而见恋阙之意，既与向居林下者异，且甚得俸。

豚栅鸡栖一亩宫，《诗·王风》：“鸡栖于埘。”《后汉书·段熲传》：“结木为栅。”唐张演(一作唐王驾)《社日》诗：“豚栅鸡栖对掩扉。”一亩宫，见卷一 18。**呼来儿女脱青红**。青红，华服，非田家本色。**怜他未惯蓬茅宅**，张衡《归田赋》：“将回驾乎蓬庐。”《李劭别传》：“公居贫而不好修产业，有稻田三十亩，茅宅一区。”**笑我原来田舍翁**。《宋书·武帝纪》：“孝武大明中，坏上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烛殿，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、麻绳拂。侍中袁颐盛称上俭素之德，孝武不答，独曰：‘田舍翁得此以为

过矣。”**麈尾可挥非祖物**，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：“妙善玄言，惟谈老、庄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与手同色。”麈尾，拂尘也。《南史·陈显达传》：“及子休尚为郢府主簿，过九江，拜别。显达曰：‘凡奢侈者鲜有不败，麈尾蝇拂是王、谢家物，汝不须捉此自随。’即取于前烧除之。”**菜根须咬趁童蒙**。《朱子全书》：“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。可不戒哉！”《易·蒙》：“童蒙求我。”**短檠灯火长镵柄，闲与诸雏话旧风**。短檠，见卷一34之“灯窗”注。长镵，见卷一52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雏，鸡子也。”段注：“引申之，为凡鸟子细小之称。”更引申之为人之幼者亦称雏。杜甫《徐卿二子歌》：“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，名位岂肯卑微休！”陆游《幽居》诗：“松陵、甫里旧家风，晚节何妨号放翁？”

少日曾贪面百城，而今万卷送浮生。《北史·李谧传》：“丈夫拥万卷书，何假南面百城。”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**一身去职如花落，清新圆活之句。两眼观书尚月明。**月明不仅人健，亦兼见学力有素。陆游诗：“远闻佳士辄心许，老见异书犹眼明。”**鸿爪春泥思往迹**，见卷一17。《马蹄》、《秋水》得闲情。《庄子》有《马蹄》篇，大意引《老子》“无为自化，清净自正”之说而长言之。又有《秋水》篇。明末清初王夫之说之曰：“此篇因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而衍之，推言天地万物初无定质，无定情，扩其识量而会通之，则皆无可据，而不足以撄吾心之宁矣。”故言“得闲情”也。**天留老笔非无用，要与熙朝写太平。**熙，光也。熙朝，谓盛明之世。宋曾肇《贺明堂礼成肆赦表》：“讲兹钜典，属在熙朝。”

新葺茅庐在水南，拟栽修竹翠毵毵。葺，补治也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三年》：“叔孙所館者，虽一日，必葺其墙屋，去之如始至。”毵毵，细长貌。孟浩然诗：“绿岸毵毵杨柳垂。”并参本卷21“此君”注。**持斋怕入远公社**，《高僧传》：“晋义熙间，法師慧远居庐山东林寺，与刘遗民、周续之、陆修静、雷次宗、谢灵运、宗炳、张诠等十八贤，同修淨土寺，中有白莲池，因号‘莲社’。”

以书招陶渊明，渊明曰：‘若许饮酒即往。’师许之，既往而无酒，渊明攢眉而去。**习静便同弥勒龛。**《菩萨处胎经》：“弥勒当知：汝复受记，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于此树下成无上等正觉。”梵语“弥勒”，此语“慈氏”。名阿逸多。或曰阿逸多，其姓；弥勒，其名。南天竺婆罗门家人也。”龛，塔也。塔下室也。又，今安置佛所之椟也。**诗就多兼唐小说**，按：村、里所谓小说，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云：“起于宋时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，国家闲暇，日欲进一奇怪事以为娱，故小说兴。如云：‘话说赵宋某年。’又云：‘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帝，四帝仁宗有道君。’元瞿存斋《过汴梁》诗有：‘陌头盲女无愁恨，能拨琵琶说赵家。’”则其来亦古矣。实则：“小说九百，本自《虞初》。此子部之支流也。”如唐贞元中，元稹、李绅之《莺莺传》及歌。元和中，白居易、陈鸿之《长恨歌》及传。与韩愈之《毛颖传》等，皆小说类也。唐人小说，别具风味，致此之由，实非偶然。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载：“唐之举人，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，然后以所业投献。逾数日又投，谓之温卷。如《幽怪录》、《传奇》等皆是也。盖此等文备众体，可以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。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。”惟其议论、诗笔、史才之可见也，故能造其极。瓯北诗用唐小说处甚多。句云，诚然。**客来与作晋清谈。**清谈云者，“托怀玄胜，远咏《老》、《庄》，萧条高寄，不与时务经怀”者也。见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孙兴公语。自魏何晏、夏侯玄等谈之于前，后进效慕，寘成风气，至晋王衍辈继之，此风遂益盛焉。**所惭懒废无才思，输与山阴老学庵。**南宋陆游，号放翁，山阴人，才气超逸，尤长于诗，清新圆润，自成一家。致仕后，居山阴泽中，年及耄期，见闻殊富，著有《老学庵笔记》十卷、《续笔记》二卷。轶闻旧典，足为考证。

2. 天平山范文正公祠

森森万笏石参天，丙舍千秋傍祖阡。天平山在江苏吴县西，支硎山之南，峰奇石秀，林茂泉清。为苏属名胜。宋文正公范仲淹家墓葬此。相传为万笏朝天地也。文正子纯仁请置度僧，追荐先祖状云：“纯仁先祖母及父葬在河南府河南县尹樊里万安山褒贤禅院，先祖以上葬苏州天平山白云寺。”据

此，纯仁祖以上葬此，所谓祖阡也。阡，墓道也。宋欧阳修《泷冈阡表》：“始克表于其阡”是也。森森，丛立貌。丙舍，《碑版广例·汉孔耽神祠碑》按其文，盖营生圹而作丙舍，异日将以为祠堂耳。后世生祠有记，丙舍有记，义始乎是。丙舍既备作祠堂，故诗直以祠堂目之。**遗像何嫌穷塞主**，北宋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“文正公守边日，作《渔家傲》数首，皆以‘塞上秋来风景异’为起句，述边镇之苦。欧阳公尝呼为‘穷塞主之词’。”**崇祠犹祭义庄田**。文正公尝买良田数千亩，收租储之，凡族中嫁娶丧葬而力不能举者，辄赡给之。并著有《义庄记》。按：其田异为若干。据嘉祐四年《免科余文》：“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，长洲义庄田一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。”则两千余亩也，后颇有加。参卷七 30 诗自注。**柏如葛相堂葱郁**，杜甫《蜀相》诗：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**路与蕲王墓接连**。韩蕲王，见卷一 5。其墓在灵岩山下，与天平山甚近。**不独子孙来下拜，游人谁不瓣香燃？**

端笏垂绅河岳姿，欧阳修《相州昼锦堂记》：“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。可谓社稷之臣矣！”《礼·玉藻》：“笏，天子以球玉；诸侯以象【象牙】；大夫以鱼须【读为班。鮫鱼皮】文竹；士竹本，象可也。”盖古时自天子至士，皆执笏也。笏度有定制，臣有指画于君前用之，如造受命于君前，则书其上。并见《玉藻》。中世以来，惟八座尚书用之，余但用手版。绅，大带也。且《说文》段注：“绅为大带之垂者。盖许意以革带统于大带，以带之垂者统于带，立言不分别也。”刘勰《新论》：“相者，或见肌骨，或见声色，贤愚贵贱，修短吉凶，皆有表诊。故五岳崔嵬，有峻极之势；四渎皎洁，有川流之形；五色郁然，有云霞之观；五声铿然，有钟磬之音。善观察者，犹风胡之别刃，孙阳之相马，览其机妙，不亦难乎？”按：此“岳峻”、“渎流”，乃指相者所指人面之部位而言。诗云“河岳姿”，则谓形貌所禀，得诸河岳英灵之气也。**名贤气象俨留贻**。名贤，《孟子》：“其间必有名世者。”朱熹注：“名世，谓其人德业闻望，名于一世之辅佐，非仅一时知名而已。”**甲兵胸捍三秦警**，宋仁宗时，西夏赵元昊寇延州，以文正知延州。既至，号令严明，西夏人相戒曰：“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。”西边遂定。《史记》载：秦亡后，项羽三分关中王，秦降将章邯

为雍王，王咸阳以西。司马欣为塞王，王咸阳以东至河；董翳为翟王，王上郡。

虧粥肠思四海饥。文正幼孤，随母适长山朱氏，读书长白山僧舍，每日

煮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待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虧数十茎而啖，如是者三年。

植党浮言当日论，《唐书·萧至忠传》：“时宗楚客怀奸植党，浮言不实。”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：“仁宗庆历四年，吕夷简罢相，夏竦授枢密使，

复夺之，代以杜衍，同时进用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在二府，欧阳修等为谏官。石

介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言进贤退奸之不易。奸，盖斥夏竦也。竦衔之。而仲淹等，皆修素所厚善。修言事一意径行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。竦因与其党造为

党论，目衍、仲淹及修等为党人。修乃作《朋党论》上之。”宋富弼《范文正公墓志铭》：“公自苏州还朝，除天章阁待制，论事益急。宰相【吕夷简】知不可诱，乃命知开封府。每对，未尝不为上陈治乱之道在用人得失。此实宰相之职。……因取职局官品，以类选次。至于超迁序进，附见其下，为图以献庶。上易晓，宰相益不悦，嗾其党短公于上前。公亦连诋宰相，坐是去阁职。是日，上封事，移书论公以忠义获谴，极道所不可者，宰相指为朋党，相继谪去。”此

当日“党论”后先大略也。

活人素志至今知。宋沈作喆《寓简》：“范文正公微时，尝慷慨语其友曰：

‘吾读书学道，要为宰辅。得时行道，可以活天下之命；时不我与，则当读黄帝书，深究医家奥旨，是亦可以活人也。’”

多慚我已忘忧乐，敢漫高谈济世期。

《宋史·范文正公传》：“考其当朝虽不能久，然先忧后乐之志，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。”公《岳阳楼记》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欤。”杜甫诗：“高谈阔论惊四筵。”

3. 韩蕲王墓 见上首注。

麒麟高冢占云墟，异姓真王百战余。南朝齐祖冲之《述异记》：“丹

阳大姑陵，陵下石麟二枚，不知年代。传曰秦汉间公卿墓，则以石麒麟镇之。”

杜甫《曲江》诗：“江上小堂巢翡翠，苑边高冢卧麒麟。”《史记·吕后本纪》：

“太后称制，议欲立诸吕为王，问右丞相王陵。陵曰：‘高帝刑白马盟曰：非刘’

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。今王吕氏，非约也。”以其异姓也。真王，参见卷一7“假王”注，及卷一5“建炎第一功”注。**勋业未来先卧虎**，《鹤林玉露》：“韩蕲王之夫人，京口娼也。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，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，鼻息齁齁然，惊骇亟走出，不敢进。已而，人至者众，往复视之，乃一卒也。因蹴之起，问其姓名，为韩世忠。心异之，密告其母，谓此卒定非凡人，乃邀至其家，具酒食，卜夜尽欢，深相结纳，资以金帛，约为夫妇。蕲王后立殊功，为中兴名将，封梁国夫人。”**英雄老去亦骑驴**。见卷二3。**葬应秘器蒙分赐**，见卷二53“黄肠”注。**绩尚丰碑表特书**。丰碑，见卷二8。明林世远《正德姑苏志》：“绍兴二十一年，王薨，赙祭极优渥，使徐伸护丧，县令执役。”御题神道碑曰：“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。”高十余丈，敕赵雄为文万余字。初勒文而未立龟趺，留木渎。嘉定间，敕葬赵某，有司磨韩碑应用，后始竖此碑，为楼三成以覆之。今碑尚存，而额在百步外，乡人以为龙，揭去之也。按：韩墓，余曾往谒，碑久断，已拾缀为一，仍立墓下。高宗书尚存，文则漫漶矣。**宋待功臣原不薄，栖霞何事独诛锄**。自注：谓岳忠武。按：岳飞，孝宗时谥“武穆”，宁宗时追封鄂王，改谥“忠武”。诛锄，参卷一5“角巾”下注。《武林旧事·葛岭路》下云：“栖霞路口，又云古剑阁，在栖霞岭下。又云岳王墓，岳武穆王飞所葬。其子云亦祔焉。”据此，岳墓系在葛岭路之栖霞岭下。故诗以栖霞而言岳也。

4. 馆娃宫 见卷一57“花山”注。东汉服虔《通俗文》：“南楚以美色为娃。”故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谓：“吴人称西施作娃也。”《吴越春秋》载：越王以吴王好色，于苎罗山得鬻薪之女，曰西施，曰郑旦。饰以罗縠，教以步容三年，使范蠡献于吴王，吴王大悦。此宫即吴王筑以馆西施者，而越卒灭吴。

湖光山色一凭栏，灵岩山附近名山甚多，其为《吴地记》所取而载之者：阖闾所葬之虎丘、王僚所葬之崖崿、陆烈所葬之餘杭、陆抗所葬之鸡笼、陆云所

葬之横山、支遁所隐之支硎，以及太湖中之包山等，是皆在吴县之西者也。太湖，《吴地记》载：按《汉书·吴志》云：“《尔雅·释地·十薮》曰：‘吴越之间有具区。’郭璞云：‘今吴县西南太湖，即震泽也。’《越绝书》曰：‘太湖周回三万六千顷，亦曰五湖。’虞翻云：‘太湖有五道之别，故谓之五湖。’《国语》曰：‘吴越战于五湖。’在笠泽，一湖耳。张勃《吴录》云：‘五湖者，太湖之别名；以其周行五百里，以五湖为名。’周处《风土记》曰：‘舜渔泽之所也。’《扬州记》曰：‘太湖一名震泽，一名洞庭。今湖中包山有石穴，其深莫知其极。即十大洞天之第九，林屋洞天也。’”并参卷一 66“五湖”注。**想见朝朝暮暮欢。**湖山在望，美人在侧，其欢诚无极矣。并参卷一 27“行云”注。**此地春常留**
履响，《姑苏图经》：“春秋时，吴宫有响履廊。”履，一作屨。以楩梓板籍地，西施步屨绕之则有声。今灵岩山寺犹传其遗址焉。**有人夜正卧薪寒。**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勾践归国外传》：“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，苦身劳心，夜以接日。目卧，则攻之以蓼；足寒，则渍之以水。愁心苦志，悬胆于户，出入尝之，不绝于口。”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：“吴既赦越，越王勾践反国，乃苦身焦思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仰胆，饮食亦尝胆也，曰：‘汝忘会稽之耻耶？’”苏轼《拟孙权答曹操书》：“仆受遗以来，卧薪尝胆。”盖云不敢自安，不求甘味，用以刻苦自励也。**唾成珠玉香犹湿**，杜甫诗：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”《晋书·夏侯湛传》：“咳唾成珠玉，挥袂出风云。”瓯北以喻歌之善。下句则言舞。**舞破山河鬓未残。**唐杜牧《过华清宫绝句》：“霓裳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来。”“犹湿”、“未残”，亡之速也。**恩受吴宫功在越**，宋郑毅夫诗：“十重越甲夜围城，燕罢君王醉不知。若论破吴功第一，黄金只合铸西施。”**可怜啼笑两俱难。**《古今诗话》：“陈亡，徐德言妻乐昌公主为杨越公所得。后还之，令乐昌为诗，曰：‘笑啼俱不敢，方信作人难。’”

5. 过史翼宸明经故居 史宅在武进城东。《后汉书》：“郑众以明经拜给事中。”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：“其科之目有秀才、有明经、有俊士、有进士、有明法、有明字、有明算、

有道举、有童子。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：“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。”

校补：瓯北二十岁时曾馆于史翼宸明经家。见清赵廷俊兄弟《瓯北先生年谱》。

少年此地一横经，宾主流连最有情。三国吴谢承《后汉书·董春传》：“(董春)立精舍，远方门徒从者常数百人。诸生每升讲堂，鸣鼓三通，横经捧手，请问者百人，追随上堂难问者百余人。”《北齐书·儒林传·序》：“故横经受业之侣，遍于乡邑；负笈从宦徒，不远千里。”苏轼《贺驾幸太学表》：“横经问难，言各尽于诸儒。”按：此皆指受业者言。瓯北初居乡时，曾授徒于史宅，则用以指师，而自谓也。因是，故有“宾主流连”语。

老再来时惟后辈，旧曾游处似前生。李少君尝从武安侯饮，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，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；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，识其处，一坐尽惊。见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。开元中，房琯宰卢氏，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，房虚心敬礼，因与携手闲步，不觉行数十里。至夏谷村，遇一废佛堂，松林森映，和璞坐松下，以杖扣地，令侍者掘，深数尺，得一瓶，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【智永】书，和璞笑谓曰：“省此乎？”房遂洒然，方记其为僧时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。见唐郑处晦(一作晦)《明皇杂录》。

山丘华屋徒增感，见卷一 32“西州”注。书画青门尚继声。《三辅黄图》：“长安城东，出南头一门曰霸城门，民见其门色青，名曰青城门，或曰青门。门外旧出佳瓜，广陵人召平为秦东陵侯。秦破，为布衣，种瓜青门外。瓜美，世号东陵瓜。”并见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。后人因亦有以青门为名字。诗用之，也见其先辈之贤足贵也。又，设使句中“青”字为“清”之误刊，按诸杜甫《丹青引·赠曹霸将军》云：“将军魏武之子孙，于今为庶为清门，英雄割据虽已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；学书初学卫夫人【卫铄，字茂漪，东晋著名女书家】，但恨无过王右军，丹青不知老将至，富贵于我如浮云……”似于句中“清门”、“书画”、“继声”等字尤相切合，姑录此意，以备一说。

也比西州门外路，经过不觉泪如倾。仍见卷一 32“西州”注。

6. 哭璞函之讣 璞函，赵文哲。见卷一 69。

幕府曾推借箸长，幕府，见卷二 35。《汉书·张良传》：“良谒汉王。汉王方食，曰：‘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？’良曰：‘臣请借前箸以筹之。’”句谓赵曾参征缅、征金川军幕也。**惊传复矢蜀山苍**。《礼·檀弓》：“邾姬复之以矢。”详卷二 31。句谓赵殉木果木之难也。**才欣薄宦迁华省，自注：复官后，以积劳，恩擢部曹**。《清史稿·赵本传》：“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剿平美诺，以功复中书，旋授户部主事。”《文选》南朝梁任昉《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》：“高祖少连，夙秉高尚，所富者义，所乏者时，薄宦东朝，谢病下邑。”**何意书生死战场**。按：温福初见赵与语，大悦之，后与阿桂同征金川。分兵时，赵遂入温福幕。温福重赵，片时不见，辄令人覩赵何为。迨乾隆三十八年，兵至木果木，六月，小金川降者叛，与金川合抄后路，师将溃，在军者逆知贼大至，相率逃窜。文哲毅然以为：“身为幕府赞画，且叠荷国恩，讵可舍帅臣而去！”卒与温福同死。见《清史稿·赵本传》。**剑阁更谁文勒石？**见卷二 58。**玉门只有梦还乡**。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：“班超久在绝域，年老思土，上书乞归曰：‘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。’”**可怜前夜相思处，犹拟他年话对床**。见卷一 58“联床”注。

磨盾滇南墨未干，见卷二 15。**岷、峨西上又千盘**。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；峨嵋山在四川峨嵋县西南。金川又在其西也。**空悬望眼长安近**，《世说新语·夙惠》：“晋明帝数岁，坐元帝膝上。有人从长安来，元帝问洛下消息，潸然流涕。明帝问何以致泣，具以东渡意告之。因问明帝：‘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？’答曰：‘日远。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。’元帝异之。明日，集群臣宴会，告以此意，更重问之。乃答曰：‘日近。’元帝失色，曰：‘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？’答曰：‘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’”句用之谓空悬思之，而不能见其复来也。**欲返遗骸蜀道难**。李白《蜀道难》诗：“蜀道难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**洒血只身冲矢石**，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：“荀偃、匄士帅卒攻逼阳，亲受矢石。”《后汉书·坚镡传》：“每急，辄先当矢石。”**招魂万里葬**

衣冠。招魂，见卷一 38。葬衣冠，不获其尸，但作一衣冠冢耳。**伤心马革都无分，留与乌鸢啄肉残。**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“男儿要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耳，何能卧床上，在儿女子手中耶？”《南史·扶南国传》：“国俗，死者有四葬：水葬则投之江流，火葬则焚为灰烬，土葬则瘗埋之，鸟葬则弃之中野。”诗意图非谓以鸟葬法葬之，乃伤其不得其尸而归葬，致被鸟食也。苏轼《东坡志林·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》条云：“东坡居士曰：‘辨视身为何物，弃之尸陀林，以饲乌鸢，何有安以寿塔为？明公知辨者，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。’”又，《东坡志林·录温峤问郭文语》：“（温峤）问曰：‘先生独处穷山，死为乌鸢所食，奈何？’（郭文）曰：‘埋藏者食于蝼蚁，复何异？’”又别有所寄，俱非此诗意图也。

乌撒城边惜别晨，今贵州威宁。宋为乌撒部；元为乌撒路。惜别，参卷二 55《璞函、述庵从军入川，余至威宁，得一握手，别后却寄》诗。**邻疆频喜接音尘。**《文选》谢庄《月赋》：“美人迈兮音尘阙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”**偶翻书札犹前日**，《文选·古诗十九首》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。”**忽忆须眉已古人。**已死，便作古人也。**迢递何年寻宿草**，宿草，见卷一 16。**驰驱到死作劳薪。**劳薪，见卷一 19。**游魂血污空山里，知化猿身化鹤身？**《抱朴子》：“周穆王南征，一军尽化，君子为猿、为鹤，小人为虫、为沙。”**祝德麟评：悲极！**

7. 寄顾北墅

《如皋县志》：“顾云，字伯固，号北墅，乾隆九年甲子举人，补内阁中书，洊擢吏部文选司员外郎；未几，抱疴归里。当春秋佳日，偕二三知己，把酒论文，临流赋诗。”

射雉城东别业偏，一编晏坐正超然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：“（晋）叔向曰：‘昔贾大夫恶，娶妻而美，三年不言不笑，御以如皋，射雉，获之，

其妻始笑而言。”故以“射雉城”称如皋县。《文选》晋石崇《思归引序》：“晚节更乐放逸，笃好林薮，遂肥遁于河阳别业。”按：北墅归里后，构水西别业，偃仰其间，意度潇洒，有飘飘出尘之想。并见《如皋志》。**门高处士谈经座**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：“吕尚处士，隐海滨。”《后汉书·逸民传·井丹传》：“丹字大春，通《五经》，善谈论，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‘《五经》纷纶井大春。’”**家有先人负郭田**。《诗·小雅·小宛》：“念昔先人。”《左传·襄公廿三年》：“杞梁妻曰：‘犹有先人之敝庐在。’”西汉孔安国《尚书序》：“秦始皇焚书，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”《孔子家语》：“颜子有负郭之田五十亩。”《史记·苏秦传》：“秦喟然叹曰：‘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？’”**载酒生徒扬子宅**，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雄嗜酒。时有好事者，载酒肴从游学，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，受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焉。”**焚香书画米家船**。明毛凤苞《海岳志林》：“米元章芾以能诗知名，喜书画，有《米氏书画史》行世。崇宁间，为江淮发运，揭牌于行舸之上，曰‘米家书画船’。”宋黄庭坚《戏赠米元章》诗云：“万里风帆水著天，麝煤鼠尾过年年。沧江尽夜虹贯月，定是米家书画船。”**从知水绘园荒后**，《如皋县志》载：水绘园，在如皋城东北隅，旧为文学冒一貫别业。历四世，(明末清初)司理冒襄，字辟疆，于此易园为巢，故又号“巢民”。中有妙隐香林、壹默斋、枕烟亭等，极饶亭馆之胜。襄既有俊才，董文敏见其十四岁诗，方之王子安。词章行草，流传海内；又好交游，宾至如归。明天启中，六君子辈死于党祸，襄结社金陵相抗，大节凛然。晚年却扫家居，年六十犹作擘窠大书。又三年卒，著有《朴巢文选》、《朴巢诗选》、《水绘庵集》。惜数传易主，仅存荒址。**又续名流韵事传。**

8. 哭座主观总宪补亭先生 自注：三首之一

观保，字伯容，号补亭，索绰络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乾隆二年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故称总宪。瓯北辛巳礼闱座主也。

校补：“礼闱，指古代科举考试之会试，因其为礼部主办，故称礼闱。”

总持风雅量兼收，河海由来纳众流。风雅，通常以之对鄙俗而言，谓为风流儒雅，亦专以代指文章。南朝梁昭明太子《文选·序》：“风雅之道，粲然可观。”缘《诗》有《风》有《雅》而引申之也。韩愈《进学解》：“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马勃，败鼓之皮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。”李斯《谏逐客疏》：“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”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海，天池也，以纳百川者。”**道广几为陈寔累**，《后汉书·许劭传》：“劭尝到颍川，多长者之游，唯不候陈寔。”又，“陈蕃丧妻，还葬，乡人毕至，而劭独不往。或问其故，劭曰：‘太丘道广，广则难周；仲举性峻，峻则少通，故不造也。’其多所裁量若此。”又，《后汉书·陈寔传》：“除太丘长，修德清静，百姓以安。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，就狱，遇赦得出。灵帝初，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甚耻之，寔乃独吊焉。及后复诛党人，让感寔，故多所全宥。”**名高争御李膺游。**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李元礼【膺字】风格秀整，高自标持，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。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，皆以为登龙门。”《后汉书·李膺传》：“荀爽尝就谒膺，因为其御。既还，喜曰：‘今日乃得御李君矣！’其见慕如此。”**情于说士甘如肉**，《后汉书·独行传·李充传》：“充迁侍中。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，无所下借，以充高节，每卑敬之。尝置酒请充，宾客满堂，酒酣，骘跪曰：‘幸托椒房，位列上将，幕府初开，欲辟天下奇伟，以匡不逮，惟诸君博求其器。’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，颇有不合。骘欲绝其说，以肉啖之。充抵肉于地，曰：‘说士犹甘于肉！’遂出，径去。骘甚望之。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：‘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，激刺面折，不由中和，出言之责，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。’充曰：‘大丈夫居世，贵行其意，何能远为子孙计哉！’”按：观于其婿温宫詹处见瓯北诗，赏之，即枉驾先访。辛巳在礼闱获瓯北，及领词额，遇有典策文字，辄属瓯北以翰林撰文，例书姓名，冀使上知之也。《万寿诗册》亦选瓯北诗录入，亦所以使其知名于时也。而推毂之意亦寓其中。故云。**身为推贤让出头。**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：“嘉祐二年，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，疾时文之诡异，思有以救之。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苏文忠公《论刑赏》，以示欧公。欧公惊喜，以